

都市魔术师

吴永进 著

华艺出版社

吴永进

都市魔术师

80507

海岸文丛

冰心



责任编辑：曹华益

封面扉页设计：沈浩鹏

都市魔术师

吴永进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

上海船研所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32

印张 7.875 插页 5 字数 130,000

1990 年 4 月第 1 版 1990 年 4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 册

ISBN 7-80039-180-7/I·89

定价：（软精装）4.00 元



吴永进，1951年10月生于上海。

1968年进上海炼油厂工作，1970年发表作品，先后在报刊、杂志上发表诗作近百首。

1980年进青年报社，先后在《上海团讯》、《生活周刊》、《青年报》任编辑、记者，现为《青年报》编辑部主任。《都市魔术师》是作者的第一本集子。对社会生活作出迅速、及时的反映是集子的鲜明特色。

给一位走进四十岁的朋友

——序吴永进的处女集《都市魔术师》

罗达成

连上帝也会搞平衡。在被上海人贬之为“下只角”的杨浦区——一个有百多万人口的边缘工业区，却是风水极好，人才辈出。这些年来，从这个地区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创作组“摇篮”里，居然先后摇出好几十个“饱学之仕”，幸运地走进大上海的一家家报社、杂志社、电台、电视台，以及堂堂的作家协会。

这几十条汉子（自然也有好几员女将）端的了得，有的文思如涌，著作颇丰，很有些知名度，有的竟成了这些高雅之地的头头脑脑，能耐着实不小。

吴永进便是幸运儿之一。这位先前的上海炼油厂的水处理工、检修工，也有幸进入《生活周刊》和《青年报》社。而且，如今已是《青年报》里不大不小的一个官儿——编辑部主任。

吴永进竟也走近四十岁了。对于他的岗位来说，他已经相当老了——尽管因为特殊年代的特殊原因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还宽容地把跨进四十岁

的，安慰性地称之为“青年作家”、“青年记者”。这宽容和安慰，很有些可悲。

七十年代初，我在文汇报《笔会》副刊编诗。永进是业余作者，常来编辑部，留给我的印象相当清晰：一张清秀的脸。一个很有锐气、很有力度的名字——永进。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腼腆得象个女孩子，怯生生地，说话脸就红。文和其人，他的诗读来畅达、秀美，却少有惊涛拍岸的喧响。

1980年，我由《笔会》调到《文汇月刊》，负责编“报告文学专栏”。他也进了报社。彼此都忙，几乎不通音讯。之后，才从《生活周刊》上，看到他的形踪。

我家里订了一份《生活周刊》，很留意那每次一整版的“大特写”：版面处理得相当“跳”，大字题要和插图照片做得精神，可谓“弹眼落睛”。自然，出自“本报记者吴永进”笔下的，对我别有一种吸引力。他的大特写一而再、洋洋洒洒，在版面上汹涌而来：《麻将潮》、《疯狂的外烟》、《喧闹的公墓》、《一〇一大车祸》，大概有二十余篇之多。

永进和《生活周刊》的几位好手，追纵社会热点眼光之准，捕捉重大事件落手之快，很使我们这些“慢三拍”的报告文学作家汗颜，自叹弗如。《生活周刊》上发表过的一篇“《大特写》外的大

特写”，可以作为永进他们“风驰电掣”的佐证：

“《生活周刊》是一张周报，因此在发表一些社会重大题材的‘大特写’时，往往受到时效上的限制，时间和速度成了‘大特写’的关键，编辑部同仁养成了一个自觉的习惯——抢，抢时间、抢速度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《生活周刊》有近半数的大特写，是在不眠之夜中“抢”出来的。

1986年5月24日，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市的公共汽车翻车事故，有多位乘客受伤，其中7人重伤。次日，本市各家新闻单位纷纷报道了事故消息。编辑部同仁一致认为，这一全市人民所密切关注的重大事故，一定要在《生活周刊》的‘大特写’专版上反映，可是星期日出报，眼下已是星期三了，怎么办？抢！吴永进等记者紧急出动了，两天时间内，共采访了公交九场，公安分局交通科、目击者、伤员、肇事司机的家庭等近50人，获得了详尽的第一手材料。

“回到报社，已是星期四晚上了，时间刻不容缓，马上就通宵达旦地写作，一直到星期五凌晨时，稿子终于出来了。编辑部副主任曾元沧为了让吴永进稍事休息，立即从自己那张小床上起来，编辑、划版，即刻发往印刷厂。6月1日，这篇题为《101大车祸》的大特写终于如期“抢”上版面了……”。

作为搞报告文学的同行，我们的往来多了起来。知道我曾采访过中国足球队和中国围棋队，他在写作《决战在明天》及《女先锋芮乃伟》之前，跟我通过气。知道我对作品比较挑剔，惯于直言，又几次征求我对他作品及《大特写》专版的意见。

我一吐为快。有人菲薄“大特写”，以为不入流、不上档次。这恐怕是一种偏见。在我看来，它跟报告文学并无太明显的分野。只不过是棍棒之短长、武器之轻重而已。

近年来的报告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，“全景式”、“多方位”，其力度、其深度、其容量皆令人刮目相看。负荷重了，“轻骑”不轻，速度减缓，于是“大特写”乘虚而入，取而代之，成了新的“轻骑兵”。大特写的写作也很见功力，又要快，又要好，又要速度，又要技巧。难度可谓高矣。

但，大特写四面开花之后，面临着突破。有些大特写素材稀薄，写作粗糙，形式雷同，人物之ABC，镜头之一二三，叫人不忍卒读。有时我深感痛惜，绝好的材料，竟给粗劣者糟蹋了。再组织人写，又有一种鲜味被舐掉了的感觉，“吃别人嚼过的馍，没有味道。”

永进的大特写“跑”得扎实，写得努力，读者是欢迎的。我也总为之欣喜，为之兴奋。虽然有个

别的篇章，我是说不上喜欢的。

人到四十岁，不算太年轻了。一位报告文学高手新近对我感叹道：“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，有许多事情要来不及做了。”

共鸣是强烈的。说是“不惑之年”，其实是“大惑之年”。四十岁的人心头交织着兴奋和遗憾，期望和失望。生活已经走至中途，选择已经难以改变。下一步路怎么走？怎么开拓、突破？或是在成功中日趋成熟，或是在衰退中落入衰老。四十岁——一个路标——一个大大的问号——一个大大的惊叹号！

吴永进带着他的第一个集子，“心情复杂”、“喜忧参半”地步入他的第四十个年头。“喜的是自己的辛勤劳动，有了一次检阅的机会，忧的是这些孤灯夜熬的急就章，每每自己都觉得留下不少缺憾……”

但他说：“我有信心期待着自己的下一个集子。”这使我想起了球王贝利，在回答“你最好的进球是哪一个”时，说道：“下一个！”

作为朋友，作为同行，我相信——也“有信心期待”他明天能超过今天，“下一个”能盖过“这一个”。这不仅因为这个男子走进了四十岁，还因为他有一个绝好的名字：永进——永远进击！

1990年2月25日，写于上海

目 录

给一位走进四十岁的朋友·····	罗达成
麻将潮·····	1
疯狂的外烟·····	20
喧闹的公墓·····	38
呵，大男大女·····	48
X 辙印追踪·····	62
她们的心系着大海·····	74
劳模与作家打官司·····	85
留在菜场的憧憬·····	105
都市魔术师·····	116
钢琴之家·····	127
大海的法官·····	140
一〇一大车祸·····	149
摩托档案·····	160
锅碗瓢盆的警报·····	170
火！火！火！·····	180

DK91/24

决战在明天.....	189
女先锋芮乃伟.....	199
在生命的秋天里收获.....	209
在潘虹家里的采访.....	222
心灵之光闪耀在文学长河中.....	228
“大世界”人的精神世界.....	234
后记.....	244

麻 将 潮

据《辞海》记载，麻将牌也作“麻雀牌”，简称“雀牌”。博戏。始于清代，由马吊牌演变而成。牌分万、索、筒三门。每门自一至九，各四张；另加中、发、白、东、南、西、北各四张，共136张；后又增加花牌和百搭。四人同玩，每人13张，以先合成四组另一对牌者为胜。

据此推测，麻将或许也算得国粹之一吧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，这一玩物被视作祸水，就如鸦片、妓女一样，为社会所不容，为舆论所不齿。

可是，这一被长年禁止的玩艺儿，非但没有绝迹，自从几年前明确不作赌具以后，它还悄然地迅速蔓延发展。近年来，在都市上海的大街小巷，绰绰人影围坐，哗哗之声不断，称之为“麻将潮”是丝毫也不过分的。

这一渗透到千家万户，吸引着老老少少的“群众性活动”使我下决心作一次采访调查。

我无法给参加麻将娱乐的各个层次定一个准确

的百分比，但是退休工人、离休干部、知识分子、中学生、个体户等各层次的人都涉入这一大潮中，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。黄浦区某街道派出所的同志告诉我，在该街道经常进行麻将娱乐的家庭可占总户数的10%，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。

他们的说法不尽相同，却让人看到麻将之所以蓬勃兴起的共同契机。

有人称当前的麻将活动是“一个不可思议的又无法逆转的事实”，我思忖，任何一种东西它的存在及被承认，一定有着内在的和外部的原因。我进入到麻将爱好者中去，试图窥视引起他们兴趣的共同轨迹。

采访札记之一

这是我的一位朋友，他对我的问题的回答直截了当：“一天工作下来，我觉得非常需要给自己安排松弛精神的娱乐。我学会了玩麻将，觉得它对我很合适，闭门可玩，自得其乐，又麻将我是在一个同事家看会的，它简单易学，又有娱乐性。中国老百姓的业余生活够单调的，电视节目不丰富，活动场所人挤人，我去过锦江乐园，可是费用令人咋舌，谁又能时常光顾。”

采访札记之二

这是几个退休老工人，又麻将时的“老搭子”，每天的麻将活动已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

容。我曾问其中的一位，他说：“我们纯粹是为了消遣，我们没有能力去拿什么补足工资，也没有体力到马路上，戴个红袖章；何况现在小辈都出道了，家中吃穿也不用我们操心，再说老年人的活动场所少得可怜，原先这里有好几个书场，可现在都不见了踪影，马路边的扑克牌摊我们不习惯，老是一张小矮凳，张家长李家短地聊聊，也够厌气的，现在麻将可以玩了，我们也有了消遣的玩具。”

采访札记之三

这是一位年轻少妇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消了她的警惕性，她对我的谈话很有意思：“其实我对叉麻将兴趣很一般，但我爱人是独子，家里公婆喜欢得不得了，为了让老人开心，我只能有请必陪。有时我和爱人打暗语，故意输几圈，老人便很开心，有说有笑的。说真的，这样玩玩，真是给家里增添了不少欢乐，我们家还被评过‘五好家庭’呢。”

采访札记之四

他姓陈，是一位拿电焊枪的青年工人，据他自己说，在厂里，他的技术是数得上的好手，几次青年大比武都名列榜首，可是厂里加工资时，他没有份，名额给了他们组长，理由是他平时牢骚多，有时较散漫。他要求上夜大，领导上说专业不对口不批准，他更是一肚子的火，他骂骂咧咧地说：“都是滥用职权，有本事的烧几十个焊口，到照片上比

试比试。”他迷上了玩麻将，用他话说：“这儿我能自由自在地竞争，机会均等。”

采访札记之五

这是一个颇有知识的家庭，父亲是高级工程师，儿子是某大学的学生，每到周末，一家人便摆开了“战场”。没有适当的机会与他们闲聊，只是一个偶然的机，目睹他们兴致勃勃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气氛。听说，父亲原来是个围棋爱好者，儿子在学校里也算得上一名“桥牌高手”，如今却又找到了一块兴趣共同的地盘，是因为方寸雀牌能够举家同乐，还是人的娱乐心理的多样化需求？

每一个家庭或个人的回答也许都是各不相同的。然而，不同的情况和回答使我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看法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在生活节奏加快的年头，人们渴求着精神生活上的娱乐，枯燥的业余生活需要摆脱，单调得近乎麻木的心理需要些许刺激，紧张的工作后期望一种轻松简便而不乏趣味的活动，在这些共同的要求点上，有近百年历史的麻将毫不犹豫地拉上社会的前台，来满足这一人数众多的社会群体的愉悦，在一双双老年的、青年的、男人的、女人的、粗糙的、纤细的推动下，麻将之潮迅速地暴涨、蔓延开了。

麻将热潮中难以驱散的阴影令人担忧

当麻将热潮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以后，它的每一

朵浪花就与我们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。我们在考察它的整个面貌时，不能不令人担忧地发现其中透露的不容忽视的消极现象，如同电视录像的兴起而引起的淫秽录像的产生，出版、印刷行业的兴旺而带来的不健康书刊的涌现一样，应当得到社会的关注。

采访札记之六

曹家渡有一位开餐厅的个体户，原来生意兴隆，利润不小，辛勤经营已远不止是万元户，可是，他和几个常来光顾的青年混熟了。这几个被人称为“模子”的青年，在他息业后，将他带到了个颇为隐蔽的场所。厚厚的窗帘挡住了鬼火似的灯光，取出一付麻将，他们就干起来了。这一晚，餐厅“老板”手气不错，到凌晨三点，他带着赢进的四百多元人民币离开了。他心里想，这钱来得比在那十几平方米的小餐厅里忙碌容易得多了，他尝到了甜头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，他成了这个场所的常客。然而在赌台上，命运之神是从来不会偏爱谁的，他开始大把大把地输钱，近半年来，几乎输掉了他积蓄的全部。

小餐厅再也无心经营了，近乎倒闭，他一心只想在赌桌上翻本，赢了，花天酒地，输了，妒火中烧……在一个深夜，公安人员站在了他的面前。他被判劳教。这时他才如梦初醒，可是悔之晚矣。

康家桥一青年样样齐备，正准备结婚，可是他

迷上了麻将赌博，一段时间下来，他债台高筑，在债主的不断催逼下，他一咬牙，卖掉了一套崭新的家具，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小小的麻将竟会压断了他的生活之路，据万航渡路派出所介绍，今年1至8月，仅工纠队就抓获麻将赌博73起，拘役29人，罚款261人。

灵魂上丑恶的斑点，自会寻找到显露丑恶的土壤，这能全怪麻将这东西吗？马路上的飞牌、搏眼子，就连汽车上的牌号都能成为赌博的工具，可是，他们选择了麻将，这又仅仅是巧合吗？

采访札记之七

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，在浦东某新村的楼下对着楼上的阳台勃然大骂：“你这个小充军，弄不好了，叫你不要赌，好说好话不听，总有一天关进去，吃枪毙。”

老人骂的是楼上的儿子，最近儿子将家里的三百元存折偷出去叉麻将，全都输完了。父母发现苦口婆心的教育全部失去作用了，一怒之下，就采取了家丑外扬，出儿子丑的办法来发泄胸中的怨恨。

事情的发展颇令人深思：早在一两年前父母发现在技校读书的儿子交上一些不正经的朋友，而且每天晚上要出去，深恐儿子走上歧路，因此弄来一副麻将牌，拉着儿子一起玩，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吸引住儿子的心。每当围桌而坐，儿子倒也安心，可